

張
煌
著

滄
陽
來
的
一
年
華
北

新
人
出
版
社
印
行

淪陷三年的華北

張 煌 著

新 人 出 版 社

中 華 民 國 廿 九 年 七 月 七 日

目次

前記·····	一
敵僞怎樣掠奪華北的資源·····	一
敵僞掠奪下的華北金融與產業·····	一二
敵僞統制下的華北棉織業·····	一七
敵僞政治進攻華北的陰謀·····	二三
陷後平津的文化與文化人·····	二六
庸報館參觀記·····	三八

前記

本書雖則僅爲一個薄薄的小冊子，但卻是抗建三年以來關於淪陷的華北底第一個比較有系統的著作，作者曾經在狄僞的火鞭下生活了二年以上，因此本書的內容，完全不是紙上談兵。也不是單純的一些報紙上的統計數字的堆壘，卻實實在在是親眼目睹的實際情形以及親自調查所得的活生生的材料。在合刊爲本集前各文曾先後發表於新知半月刊，星島日報，以及大公報等國內著名報章雜誌，其中「狄僞怎樣掠奪華北的資源」一文，並經塔斯社譯爲俄文，拍送蘇聯各大報刊登，這也可見其價值的一般。作者現在供職於桂林文協會分會，當他遼遠的把稿子寄給我，叫我轉達給新人出版社印行，以作其他自己對抗建三年的一個紀念時，並請我對本書作一個簡單說明，因此我就根據我所知道的，說明如上。

司馬鋒

敵偽怎樣掠奪華北的資源

華北五省的埋藏在地下的鐵礦，據中國經濟年報（一九三五版）的調查，其數目在六・二八九千噸，一般地質學家證明超過華中與東北的。除鋼鐵之外，華北的煤炭儲藏量稱著。不僅量多且質料優良，根據翁文灝及侯德封二氏調查全國煤礦時，所發表的數字為二四六・〇八一百萬米特噸，其中華北就佔有五四・〇五%。

察哈爾、龍門一帶的無煙煤，石棉礦，亦埋藏甚豐。日本電通會社大顏無恥的說出：「如果加上日本資金與技術上的援助，將來是有希望的。」其侵略的用心，由此可以想見。

金屬及非金屬的鑛產亦有豐富的埋藏，在農作物方面的棉花與小麥的產額更其可觀。據日本出版的「農情報告」第三卷第八號發表如下表（單位千市畝，千市擔）：



面積	產額	面積	產額
□ 小麥	三・〇三五	□ 棉花	三・〇八八
山西	六三四	河北	一・七七三
山東	五・三七三		

河 北

一一三·三九六

二八·七三九

山 東

五·二八〇

七三·四七〇

山 西

一七·五二〇

二一·四〇三

察 哈 爾

二·二六七

二·四〇三

綏 遠

二·六四一一

二·〇七七

爲了使到這些物質都能迅速的達到日本資本主義的心臟部份，所以日人第一步，就是敷設各地交通網以便榨取。

在所謂「交通一元經營」實施之下，日人是設想東北與華北的交通機關的統一，使各地的鐵路，公路，航路，海運，在統一之下密切聯絡，以達其侵略目的。

海運方面根據一卷一期「戰時日本」北鷗氏發表日人一方面籌備建築華北三大海港，一方面設立海運國策會社，其具體方案是：

- 一、設立強化對華海運的日本海運國策會社；
- 二、海運國策會社，在開發華北經濟，促進中國貿易；
- 三、會計組織爲半官半民性質；
- 四、會計資本由民間與政府共同擔任；

五、將與日清會社合流。

同時日本的郵船等會社，也擬共同出資本一千萬左右設一個華北航綫的商船會社，用小型的輪船在朝鮮，大連，天津，青島行駛。

在航空方面，日人經過多次的航程的試驗，最近由平津直達日本本部，時間已經大大縮短了。

在鐵路方面，日人經過每次的計劃和籌備，在四月一日起（註：廿七年四月一日——作者）已經開行「日滿支直達通車」。所謂「日滿支直達通車」是由登山經過鱗北綫，過安東換南滿綫，再由瀋陽換僞滿奉山綫，進山海關改北寧綫，而直達天津北平，日人爲了這一計劃的實現，將所經四綫的行車時間完全變動了（註：現淪陷區的時間，皆以東京的時間爲標準，比華北的標準時間快了一個鐘頭。各車站的時間亦於廿七年四月左右同時更改——作者）日人正

在實驗着這直達通車，並在增加車行的速度，縮短行車時間。

所有華北的鐵路交通，曾經一度經過南滿株式會社和興中公司中間的暗計。結果，現在完全一元化的操在南滿株式會社的手裏。南滿鐵路爲了統制此路起見，在北平設立了南滿鐵路北支總局，地址在王府前大街前平漢路局舊址，在南滿鐵路北支那總局之下更設五分局：

一、天津支局——總管北寧路，（附設北寧路局內，）

二、濟南支局——管理津浦路，

三、青島支局——管理膠濟路，

四、保定支局——管理平漢路和正太路。

五、張家口支局——管理平綏路。（辦事處設北平西四牌樓豐閃胡同舊平綏路管理局址。）

這五局職員完全由日人充任，一切行政，行車，完全由南滿鐵路株式會社調動管理。

但是日人這番建設，很不幸的遇到不可征服的破壞力量，我游擊隊的神出鬼沒的出現，除燬壞鐵軌焚燒車輛之外，打擊日人的最大的還是襲擊其後方兵車和炸燬軍火運輸車輛，實際的統計起來，日人的通車在經濟上固有所得，而要以此來補償軍事的損失，則非常不夠。

日人爲了防止這些，特在沿鐵路綫的各村鎮組織「愛路會」。同時並大肆宣傳「愛路會」的存在意義，張貼標語：爲「鐵路是人民的生命綫」，「沒有貨物運輸，人民必告苦窮」，「建設東亞新秩序，在謀中日滿的眞正親善」，「赤匪不死，大亂不止」……等。可是鐵路仍是照舊被破壞着，去年六月中旬吧，石家莊的鐵路又被破壞了，而且燒去了七輛軍火運輸車。「皇軍」於憤怒之下，召集村民百七十餘名，趕緊修復鐵路，日給大洋一元。不料修復完竣，領工資時，日人始出機關，把這百七十名農民，概行槍殺，自從這件事發生以後，在華北，在平漢……線沿路破壞鐵路的鬥爭，更其鬧得兇了。

除鐵路外還有南滿株式會社系統下的華北汽車公司。現亦已設立。目的在於華北產業開發的株式會社，擁有三四萬萬之資本，這個組織相當龐大，如果用圖表畫出來是這樣的：

華北開發株式會社

本 店 支 店

礦業各種會社——歸住友，三菱，

株會會社——惠中，中島，三井，

發送電業會社——電力同盟，

電報電話會社——日電，

馬達工業會社——興中，晒粉，

鹽業工業會社——興中，東拓，

鐵鉛會社——日鐵系，

石炭會社——日石炭會社，

石炭液化會社——興中公司，

鐵路綫灣會社——滿鐵。

這會社的本店設於東京，總裁是鄉誠之助男爵；此外，外務省，大藏省，陸軍省，海軍省，商工省，遞信省，鐵道省，拓務省的各種人物都被任為設立委員，日政府更允許華北開發株式會社發行債券，並且保證關於華北開發債券本金的償還和付息。同時為了使傀儡組織輔助日人經濟侵略，成立所謂「日華經濟協議會」，表示利用偽組織做開路先鋒，現在日偽所經營的事業，可扼要述之如下：

一、長蘆鹽灘——興中公司以低價收買了每年可產百萬噸食鹽的鹽田，東洋拓植公司也

已經強買了每年可產百萬噸以上的鹽田。

二、太原西北毛織廠——山西省政府創辦的西北實業公司毛織廠，已由鐘紡會社經營，每年可產毛織品萬疋。

三、山東魯豐、仁豐、成通紡紗廠——魯豐紡紗廠共有六·〇〇〇錠，已經由東洋紡組會社購用。仁豐共有一六·〇〇〇錠，已由鐘紡會社佔用。成通一九·六〇〇錠，已由鹽田紡織會社統轄。這三紡紗廠重要職員，完全是日人，而且都正在日夜加緊工作着。

四、山東成記、寶豐麵粉廠——成記已由日清公司佔據，每天出產額是三千四百袋，寶豐已被三吉粉會社強佔，每天產量是一千二百五十袋。

五、石景山製鐵所——每月出鐵三百五十噸的石山製鐵所，已由日鐵會社霸佔開發。

六、綏遠毛織——綏遠毛織廠以及軍政部製呢廠，已於去年十二月九月為滿蒙毛織會社

強佔。

七、久大精鹽公司和永利製碱公司——據有五千萬資本的兩大工廠，在日人壓迫之下，已被廉價的讓與興中公司。

八、唐山啓新洋灰公司——我國三大洋灰公司之一的啓新洋灰公司，已被三菱公司強迫收買。

此外日人新設的工廠有：

一、天津電業公司——由興中公司經營，能發電三萬五千基羅瓦特，在三月中已開始發電，供給天津、英法日租界。（註：日人雖設立電業公司以抵制比利時電業公司和外商電業公司，但志願者除日鮮人外，我同胞絕不為廉價所誘，故營業不佳。）現又設立新電話器，只限日租界和中國地通話，英法租界則不通，用者多感不便。

二、華北特殊金屬會社——由興中公司出資一千萬元而成。以張家口爲中心，掠取華北輕金屬。

三、開灤鉛礦公司——與中公司威脅開灤礦局，訂立合同設立年產四五千萬噸的鉛礦公司。

四、日本電水煙嘴會社——日本電水煙嘴會社，決定對華「經濟提攜」，將在青島創辦三百萬元資金的公司。

不過，日人雖然來勢汹汹，但究其實際，一因資金不足，二因日僞內部磨擦，三因游擊隊的破壞，結果他們的計劃是很難完成的。

敵僞掠奪下的華北金融與產業

由於戰爭的延長造成了舉國騷然的經濟恐慌，現在日本民衆的反對情緒的昂揚和暴動已是無可隱諱的事實，統治者爲了緩和這一局勢，力減自身窮態，就只有在淪陷區裏加緊掠奪。於是，就不得不來攫取這富饒的華北，打算先充實好局部力量，漸漸擴大外圍的妙計。

最近一年來，「中日滿圓集團」不論對內對外，都遭遇不可言說的失敗。但敵人又只有通過偽幣的文明外衣，來掩護野蠻的物資掠奪之一途。目前的辦法是自動破壞了這「中日滿圓集團」，以避免偽幣的牽連會使日圓跌落不已；所以，只弄得一元不值的「聯銀券」在印刷機上不斷的生產。「聯銀券」的發行額，據一月十九日「庸報」發表：爲三億二千六百萬元，若與去年十月廿五日偽財政部所印之上半期聯銀損益計算書的統計（去年十月十五日）相比較，在此兩個月期間增加了三千四百萬元。可是這還不是確實的數目，據十二月十二日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的總裁汪逆時璟的報告：「查中央銀行既未定期發表紙幣發行額，自不覺有對

聯銀之內容抱有種種懷疑，但若過期發表紙幣發行額，使金融工作爲敵知悉，殊非得策。從這裏便可以發現這發行額的龐大數目。

現在華北「朝鮮銀行券」、「滿州銀行券」、「蒙疆銀行券」、「日本圓幣券」都在禁用之列，因爲人民拿到分文不值的「聯銀券」立刻兌換以上的銀券，敵人等於從腰裏掏錢施捨，所以，通行市場的只准用「聯銀券」。其他硬幣連日本內地之一錢銅幣至五十錢銀幣，「滿洲中央銀行」之硬幣，我國之十文銅元，均被敵人搜羅之列，運回國去。冀東銀行及河北省銀行之小額貨幣，於去年三月十一日聯銀行成立一周年後兩月期間，已決定其最後措置，限年底就通通換爲「聯銀券」。以此來套取有穩固基金的「河北省銀行券」並頒布以下三條條例，令河北省銀行遵守。

(一) 河北省銀行各分行得延期設立。

鈔票。

(二) 河北省銀行，分行地區如治安尚未恢復時，計劃迅速恢復，並在六個月內兌換聯銀。

(三) 將來治安恢復後，河北省銀行因特別情形不能不恢復分行時，河北省銀行會同他方行政機關令民衆登記所有省鈔，並於六個月收回。

偽聯銀行又在北平、天津、青島、濟南、煙台、威海衛、秦皇島設立辦事處，去年上半期並在新鄉、臨汾、蓮城、徐州、海州分別設立分行，在龍口及華北各主要地區分別設立「聯銀店舖」。此外還建立「小本營貸款處」和「春耕貸款局」，表面上是給予農民以小惠，而實則是以賤價收買農產品，並用經濟的鉄鎖把農民的頭頸鎖住。據偽聯銀行去年上半年第三次決算報告書發表貸出款額爲一億二百萬元。去年九月二日復在青島設立大阜銀行，在濟南設立營興銀行。這些銀行都是以聯銀爲基幹與地方資本合辦的商業銀行，實際上玩的還是以聯銀銀券吸收

地方資本的把戲。

敵人所以強化偽幣陣容之主要目的，乃是加強華北經濟的掠奪，與交通、運輸、港灣、通信、發送電、礦山、鹽等投資，並加強其統制，因之有華北開發股份公司之組織名稱。資本三億五千萬，元，分別用在華北交通、華北電報電話、龍煙藏礦、華北產金股份公司、華北鹽業公司、華北鑿土礦業股份公司、華北電業股份公司、港灣事業，據說預備首先實現塘沽、新港，轉化為日寇推銷商品的大港。

敵人因為缺乏資金，所以關於礦產事業計劃由中興公司分裂成幾個區域，將煤礦分為大同、山西、井陘、磁縣、六河溝、中興、大坨口七集團，分別交給偽蒙古政府、滿洲、開發公司、太倉、華北開發公司、青島、華北開發公司、中興、三井、三菱等盤據。

野心勃勃的敵人雖然計劃多，但一日有我游擊隊伺候在他身前身後，開發的夢想是不會

實現的。有了敵人這麼多的夢想，我們該如何加強本身的力量去給它一個通盤的擊潰啊！

敵偽統制下的華北棉織業

歷史的說來，遠在民國五年那時候，日本財閥三菱已經以河北石家莊爲根據地，而進行華北的棉花改良與佔取計劃了，日本爲確立資源的國策及樹立紡織原料獨立的基礎，於敵寇未侵入華北以前，也提出過親善條件，要求在華北產棉，由日本給予技術上的指導與援助。在二十五年九月一日大公報載。『日本宣佈了對華北棉花的「五年計劃」……冀東偽組織區域內已派軍隊，在通縣四週強迫農民產棉』的消息，由此可以知道敵寇是對華北的豐富的棉產垂涎已久了，當然，單是奪去約佔我國總額百分之四十一的華北棉產不會滿足敵軍的奢望。爲了要順便的利用這便宜的棉花和我國廉價的勞動力相配合，在那「走私」的年頭已經用了「

特種貿易「和「自債」的壓迫，將天津的裕元，裕大，華新，寶成四家紗廠和唐山的華新紗廠等收買去了。同時，還在天津進行着建築自商紗廠的計劃，如設在天津舊比租界的裕豐織廠（十萬紗錠），海河左岸的上海紡織會社（四萬紗錠），大直沽的福島紡織會社（五萬紗錠）都是日人經營，所以，當目的華北爲敵僑加緊統治之時，華北棉織業的悲慘的遭遇，剛好像命中註定一樣了。

但是操縱華北棉織業命運的敵僑，也曾發出客觀的論調，因爲二十七年河北省棉田面積及產額均較二十六年減少百分之四十左右，河北一省是這樣，他如山東，河南等省亦是一樣，日棉商如東棉，江商，伊藤三行都於去年新棉上市的時候，感到不敷應用而要求日當局想法。日當局的辦法，只有將刺刀壓在傀儡政府的頭上，逼着他們去強制農民種棉與統制棉花的輸出和購買了。

於是在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平偽臨時政府公佈之「棉花非經「實業部總長」之許可，不得輸出。違者處以三年以下徒刑或一萬元以下之罰金，但交易超過價格一萬元時，其罰金爲價之三倍以上。」的條例。此項條例公佈後，天津棉花輸出爲數銳減，較過去平均少了兩三倍，此一統制收到的實效，極值注意。對棉花購買統制，除在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召開召集開棉紗兩業委員會，通過了組織「棉花統制收買公司」之外，即降低棉花價格，規定西河美棉不能超過三十八元（當時，天津西河美棉價格在六十五元左右）這給棉農所受到的損失，實在是前所未有的。但這統制輸出與統制收買，不過只在棉花運輸上割斷而已，對棉花產額的增加卻要另外下一種考慮的功夫。

最近考慮的結果，預定實施工作如次：

一、河北山東兩省主要棉產區，經營採種圃一萬九千畝，原種圃一千畝，施行優良種子分配。

二、經營附屬棉花合作社。

三、斡旋「中國聯合準備銀行」之春耕貸款。

如通縣棉場，軍糧城，茶淀之農場以及被焚後的聖農園等，都負着改進華北棉產的使命。日本各大棉商又派專家四出調查，打算自設農場，鐘紡紡織株式會社並在南苑一帶強佔民田，想着利用永定河的水力，開闢新的農場，其資金已預定為六百萬元，冀東植產公司在軍糧城以北強取民田三萬畝，組織「東洋民生農園。」這大規模的掠奪與霸佔，設想以棉合作社來緩和我國棉農，并以「春耕貸款」來收買他們，但大批失掉家鄉和田產的農民都如潮般環向平津流來，個個是愁眉苦臉，當然，過着去摸槍杆採取報復行動的也絕非少數。

由「華北棉產改進會」接受了各省棉花改進會及試驗農場等機關，目前華北棉產改進是「一元化」了。於是，敵寇便又安心的來霸取華北的華商紗廠，要利用來自各省農村的失業

農民做他們的廉價僱工。平津任何一條街上都貼滿花花綠綠的廣告上面畫個滿面堆笑的鬼子張開臂喊着：「哈哈，到××紗廠報告吧，作工一天，大洋一元。」

敵寇原有經營之紗業概況，可以列表如次：

名稱	所在地	錠數	織機
裕大	天津	二八·八〇〇	
內外棉	青島	九〇·四〇〇	
富士	全	三一·三六〇	四二
公大	全	九八·六七二	二·二九一
隆興	全	四二·六六〇	
寶來	全	三二·六七八	

九 康

全

九六·五二〇

二·一四二

現在敵寇又將山東魯豐、仁豐、成通三大紡棉廠佔取，魯豐紡紗廠共有一六〇〇〇錠，已由東洋紗織會社佔用，仁豐紗廠共有一六〇〇〇錠，已由鐘紡會社佔用，成通紗廠共有一九〇〇〇錠，已由豐田紡織會社佔用，這三廠重要職員全為日人。

總觀上述，我們也許大吃一驚，可是敵寇對華北棉產的改進計劃是已從規定而且實在了，但有以下諸點困難阻礙着牠的好夢是很難完成的：第一，山東、河北兩省的主要產棉區仍在我游擊隊之手，而我們的口號是「種糧不種棉」，若是華北棉產增加，除非敵寇的勢力伸進我游擊區來，膽小的敵寇又何敢如此張膽妄為？第二，敵寇統制棉產，降低價格，早使我國農民恨入骨髓，所以二十七年河北省棉田面積及產額較二十六年減少百分之四十左右，這也是當然的原因。再如敵寇竊佔我紗廠及建築新紗廠的蠢動，一因棉產資源不足額日漸擴大，二因日本是個

先天不足的窮國家，無此巨大資本。三因壓迫工人太酷毒，致使他們常有罷工，縱火，混入城市游擊隊的可能，那麼，日本對棉產統制就不難看到了。

敵偽政治進攻華北的陰謀

敵「興亞院」華北聯絡部，文教部長陸軍步兵大佐松井貞二在「現代」（十月號）發表了一篇「華北文化工作」的論文，他說：「……華北之文化是以平「京」津爲中心而逐次發展，可是現在華北仍然是個戰場，每天戰爭不斷發生，所以決不是和平的文化，不可好高騖遠，耽於理想，必須澈底顧及現實環境，應當視爲現實文化運動。就是中國民衆之「排日抗日教育」易以「親日教育」，將「容共教育」換爲澈底「剿共教育」，將盲目之「歐美崇拜」換以日本爲中心的「東亞新秩序」建設，這是所有文化工作與文化興建的根本要點。」

敵人根據着這一個意見，於是加緊策動漢奸，進行猛烈的政治進攻，在戰路上是一面懷柔與誘勸，一面是嚴厲的拘捕與肅清。文化是一支多色的筆，敵人是要把華北民衆的靈魂塗污，受污的可以留下來，不受污的便加以迫害。由於我國各階層的心理不同，敵人也運用不同的方式施行。比如對待富有階級，他就以倡導佛教籠絡他們；比如對待居留華北的退伍軍人就以保護爲名，而去收買他們；比如對待智識階級就以文化提攜去說服他們；比如對待婦女，就以倡導東洋婦道來麻醉他們；比如對待下層民衆，就以小惠欺騙他們；比如對待兒童，這是根本的改造；比如對待一般投機分子和歷史上的殘渣，便更加使他們腐化，使他們甘心供敵驅使，做標準的漢奸。

現在敵人是以北平爲發展的中心，天津次之，濟南再次之。在北平，敵人頗着重於小學教育和師資的訓練，它認爲「爲使中國人民澈底認識『東亞新秩序』理念計，必須從小學起澈底

施行。」（松井真二）所以單是北平就有了三十多個漢奸的師資訓練學校，和四十幾個「婦女職業學校」，小學更不可數計。敵人強迫我國人民的子弟入學，統計學生數目在十萬以上。中學及大學教育，敵人也着手開展。目前正進行所謂實業本位的教育，因之有了偽「北京工業學校」，偽「天津商業學校」及偽「濟南農業學校」，大學方面有偽國立（？）「北京大學」的醫學院、農學院、工學院、理學院，今夏又成立了偽文學院，除從日本方面聘請教授，設立日本文學、日本美術、日本精神講座等科。據說日本的文學流氓菊池寬和德永直都在羅致之列。此外還組織了「臨時政府教科書編審科」。將各校課本一律改編成爲漢奸教科書。軍政教育有偽「新民學院」及北平、天津、濟南、三處的偽「軍官學校」及「高等警官學校」。凡此三校的學生，入學時必須是未婚的男性，畢業後由敵人強迫與過剩的日本婦女成婚，對中國說這是親善的表示，對日本婦女說：「這是効命天皇。」

爲了實現它那種強盜的「文化提攜」於去秋成立了「東方文化協會」第一次開會在北平，第二次是在東京，最近在北平又召開了第三次大會，參加的計有鹽古溫，德永直，漢奸周作人等，他們決定強化「新民會」加速製造漢奸，該會的綱領，有如下五項：（一）「擁護「新政府」以暢達民意」（二）「開發產業以安民生」（三）「發揚東方文化道德」（四）「於「剿共」「滅黨」旗幟之下參加防共陣線」（五）「促進「友邦」締盟之實現以貢獻和平」並且通過了設立「日本館」在該會不僅計劃收藏陳閱日本所有圖書，即日本美術展覽會，演講會，音樂會，電影映射也一一舉辦，更擬將北平已有的八十多個日語學校，及天津已有的七十幾個日語學校擴充，使入學者機會容易，不收學費，而且每個日語學校的畢業生，至少予以教識，使得更能普遍推行日語。關於家庭婦女，則由無線電教授，讓漢奸何逆政和每晚在「北京電台」播送一小時，天津的漢奸報爲「庸報」和北京的「實報」，「新民報」，「東亞新報」

一律增設「日語講座」一欄，此外更印成單行本的「日語播音講授教程」分送各商戶，沒有收音機的商戶可以去「新民會指導部」登記領取，獎勵一般文盲有接近麻醉宣傳的機會，敵人強迫平津居民家家戶戶都扯起天線網，敵人用心之狠毒，可以想見。另外一個決議是新開統制，在北平只准出版「新民報」，「實報」，「東亞新報」。在天津只准出版漢奸的「庸報」，「東亞晨報」，「新天津報」，「天聲報」。在濟南，在青島，只准出版漢奸的「新民報」。冀東只准出版漢奸的「冀東日報」。各地通訊社完全解散，專用「同盟社」的訊稿，並設立新開檢查所。

今年四月由敵興亞院華北聯絡部協助「新民會」成立「一心道」，「佛教居士林」，「佛教聯合會」，「普遍各地」，「一心道」總會在天津南開楊家花園卡家大院；「佛教居士林」除原有的天津南馬路一處外，北平亦有了幾個「佛教居士林」，並在交通要道修築法台，張貼標語，比如天津官銀號就有個三丈高的觀音菩薩像立在馬路中央，滿身纏滿霓虹管燈，夜間燦爛。

輝煌，敵人硬要使觀音漢奸化。由「日本國防婦女會」組織了宣撫班，攜帶「新民會美術協會」的出品，時常下鄉。所謂出品，不過是些神像，年畫，街頭標語，壁畫之類。

爲進一步實行精神侵略，更有華北「電影公司」，「北京電影人才訓練學校」，「東亞同文會」，「日華實業協會」，「善鄰協會」，「東洋經濟調查會」，「東洋協會」，「中央蒙滿協會」，「北支那協會」，「滿鐵調查局」等。

綜觀上述，我們可以知道，敵人的野心，乃在於應用「以華制華」的方法，打破目前軍事困難的疆局，多訓練些漢奸走狗來做鎮壓，殺害，搜刮和榨取我們同胞的代理人。他們企圖利用傀儡政權做掩護，要用中國的財力，物力，人力以達到滅亡中國的毒計。

那末我們的對策應如何呢？我覺得目前只有號召大批青年工作者「到華北去」，「到淪陷區去」！在敵寇的侵佔區內，必須展開抗日反漢奸的工作。具體的工作是要組織民衆，武裝民

衆，集中抗戰的力量，推行廣泛而有系統的宣傳，深入活動以取得敵方情報，並鼓勵敵軍反戰情緒，保持內地軍政機關及游擊區的聯系，準備反攻。

敵人的陰謀固然毒辣可怕，但不能收到什麼效果，因為它獸性的姦殺擄掠，早已打碎了自己的假面具。這裡我們提出兩個口號，相信在這兩個口號之下，實踐起來，動員起來，是很應該的，那就是：

到淪陷區工作去！

淪陷區的青年更應該回到淪陷區工作去！

陷後平津的文化與文化人

××帝國主義對我思想文化界的進攻，一向是配合着軍事進攻與經濟進攻分途並進的。

七·七抗戰以還，平津是首先遭遇了浩劫的不幸。自北國咽喉——永定河被敵控制之時起，平津的文化便在死亡威脅之下而處於奄奄一息的死態。

陷後的平津文化雖於惡勢力監視之前，仍然可就光明與黑暗的兩面來講。縱在陷後陸續出走的文化人是相當的不少，但若清楚此次抗戰的策略與自己任務的重要，狄後方的工作加強則需要更多人的努力。爲這一客觀情勢的迫切要求下，也阻止了多少愛好光和熱的文化羣留下來，進行他們那具有偉大意義的腹地工作。他們的目的乃是在於如何揭穿敵偽的陰謀；洩露其用意的殘酷。他們的出版物有期刊，小冊子，日報，傳單等。無如在工作開展上環境給了他們不少的限制，遂不得不取了隱然的秘密方式進行着，代表了這光明的一面。

那麼，就這光明一面的情形先報告給讀者諸君之前吧。

(一) 北平方面——在北平出版秘密雜誌，書報，是較天津困難些的，因之也就影響了出

版物的寥少與內容的貧弱其主要原因乃是在北平沒有秘密電台的設施及收聽無線電的可能；加之惡勢力監視過嚴，遂造成工作開展上的莫大阻礙。據記者所知道的出版物約有如下四種：計××大學出版的「譯報」，北平××××××出版的「戰友」及國民黨××××出版的「戰火」三種與一份出版處不明而時隱時現的「戰訊捷報」一種。其中較好的要推「譯報」，因為他正確的介紹了「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理論，而此理論正可堅固讀者的信心。再如「戰火」、「戰友」當然另有他的優點，每期除刊些精深論文之外，還有國內外的新聞報導。無如此二種刊物壽命不長，「戰火」在今年一月忽然停刊，編委會的十餘人被狄捕去。未久，「戰友」亦被敵發覺，遭遇了與「戰火」同樣悲慘的結局。這在「戰訊捷報」曾爲着此二種刊物的夭亡出過兩次悼號，於沉痛哀悼文字之間，流顯着無限憤慨與堅定的抵抗到底的決心！

當然北平的祕密出版物並不僅是這四種，於七·七二周年的滿街傳單和小冊子上，知道

還有不少的文化集團與行動集團：如CC團、都市游擊隊、鋤奸團等。只是因為出版是祕密而發行亦是祕密的，以上四種乃根據記者所見的介紹個大概。

(二)天津方面——由於此間各文化團體可以憑藉於租界的保護，於出版上便得到種種的方便。在陷後一個多月裏，救亡的書報雜誌幾乎是公開的。如「益世報」及「大公報」仍然發行，雖於萬重壓力之下，仍舊支撐着。但是漢奸走狗何多？除綁架去「益世報」經理之外，更慘殺我報販，同時狄司令部並出貼佈告警誡我民衆，聲言「凡經捕獲手持漢字「大公報」者決處極刑，」「大公報」於此不利情形之下，遂不得不以一篇沉痛的「告別讀者」而結束。「益世報」隨即亦告停版。

天津的租界由此也漸失其保障，狄憲兵竟敢不通知工部局便任意進界內捕人。於是各雜誌書報不得不祕密些了。去年八月到今年一月之間，天津的民衆都只得到租界偷偷的向報販

手裏來買那油印的「小公報」、「小益世報」、「華文華北明星」、「華文太吾士」、「泰晤士華文版」等，得一些消息。不料是工部局的巡捕，今年一月底開始搜查報販，以上各報便跟着絕跡。同時工部局並佈告界內居民，聲言「根除留於界內的抗×份子，凡經捕獲者決逐出界外或移交×方。」這縱有租界當局的甘苦用心，但給我們工作者的，又是個顯然的不便當。

到現在租界流行的只有「高仲鳴紀事」（日報）及「時事新聞」（日報）了。但在銷售上已不如先前的普遍。同時出版的祕密期刊計有「中心」、「匡時」、「婦女」、「抗戰」、「聯合」、「前哨」、「奔」、「黎明」、「新生的號角」、「突擊」、「戰時文藝」十一種。最近×大第×紗廠的工人又出版了「煉鐵工」封面上寫着幾個黑色大字是「漢奸！我爵你的奶奶！」綜合上面報告以觀，使我知道無論在北平，在天津，我們的文化工作者都處於和惡勢力相搏擊之中，「陰雲是不會遮得住太陽的，」誰敢說他們沒有光明的一天呢！

忍住我們的憤怒，再揭開那醜惡的帷幕罷，像那被遺留在歷史背後的朽者和過去曾顯赫文化壇的自命不凡的凡人，如今是扮演何種角色而出現呢？看罷，戲就是這樣開台的：

（一）北平方面——在狄的政治陰謀之下，文化乃是從欺騙，麻醉，毒化，腐化，倡導迷信與復古的胎胞出生的，而僱用來的裸姆使其成長者乃是不認識自己祖坟的漢奸，過去的「北平世界日報」今改爲「新民報」，這是平津首屈一指的奴化報紙。他的唯一的作用乃在於如何在政治上離間我們的統一與堅固的團結；在軍事上則在於誇大了皇軍的威勢而動搖我民心。該報撰稿者有管翼賢，何海鳴，耿小的等。並由該報之副刊倡導新民主主義文學一種，曾兩度彙集論文。硬說在新政權的統制下有個新的意德沃羅幾，而且，有了兩冊，新民主主義的小說集已經出版。最近又在開始轟轟着創辦「新民主文學雜誌」了。——像這種種的「荒淫無恥」的蠢動。直使一個有良心而無耐性的人活活氣死！

在新民主義倡導之下，除「新民報」的耿小的發瘋吶喊之外，所請的文學作家張露微，陳綿，周作人，聞國新，辛笛，沈啓无，張鳴琦，李道靜，畢樹棠，陸離，方紀生等也相繼在皇軍威勢之前怯怏怏的出現。有的與管翼賢狼狽爲奸，主持「實報」。有的給奴化報紙「北平晨報」壯門面。研究過「民族學」的方紀生是不甘心北平文壇死寂的，藉了他老子在官場上的狗勢，便與陸離拉手出版了「朔風」。出版處爲一家日本書店，在他的「撰稿人」的大招牌之下，銷售上老闖實在撈了一筆好錢。那麼撰稿人都是誰呢？除以上舉出的那幾個，他還寫上趙景深，楊丙辰，陳藍諸家。然而待記者問到楊丙辰先生時，他卻以一個嘲笑的口地答道：「真的嗎？笑話。」此後晤陳藍，她立刻怒氣忡忡的把一封將要寄給方紀生的長信給我看，信上有幾句這樣寫着：「……本來打算給你寫的，只是摸一摸後背還是脊椎堅直的年青人，便不由的打消了這念頭。」那麼趙景深先生是不是肯賜大作呢？因爲他不在北平而記者與他又不相識，至而無從得知他的意思。

但從「朔風」出版五月，而從未見趙先生的大作光顧上看，想必是方大編輯又吃了痛的。由此使我們知道：「真金不怕火煉」的，方紀生者流的現形自然也不是什麼驚奇的了。

(二) 天津方面——天津和北平相差無多，北平有個「新民報」，天津便有個「庸報」。天津的「庸報」爲何海鳴編輯。他是個倡導新民主主義的積極份子。將該報的「文藝」欄幾乎全面篇幅讓給了新民主主義的文學論爭上。並兩次徵求新民主主義獎金論文。此外還有「東亞晨報」、「新天津報」、「天聲報」響應這論爭的開展。恰如一個報館的排字工人所講的：「這種媽媽的主義還說有漢奸文化運動的主潮嗎？簡直是讓蝗蟲鬧黑了天！」

天津的文化人一向不比北平多，像王余杞，梁宗岱，劉祖春，萬曼，曹禺諸家，都於七·七抗戰前後應了時代的呼喚出走了。如今只遺下幾個（腹地的文化工作者除外。）平時鬧得兇而表現最糟的一羣壞蛋，以媚得勢而自傲者。這裏出版物有「天風畫報」和「銀線畫報」兩報主

持者爲一度舉行追悼魯迅先生大會而遭捕的張圭穎。內容是頂點的肉麻和一些舞后影星的照片。給他提筆爲文的有過去「天津益世報」副刊「語林」的編輯吳雲心、王伯龍、王敏等。此外更有寶宗金、朋弟（卽馮棣）的漫畫發表。朋弟於今夏還出版了他在「銀線」陸續刊載的長篇漫畫「老白薯」。如果問內容爲何，回答當然是畫得還算幽默，幽默得像張圭穎一樣，他的多變讓你看去眼眩，思之心悸。朋友×××告訴我，他最近變得就任了×特務機關的小特務了。聞聽之下，心頭不禁一亮，詩人邵冠祥，曹鎮華，及劇人曹淦，周考言，周鶯等的被害，這不是找到線索？

平津之間——此外，平津的漫畫作者還於北平中央公園舉行了一次漫畫展覽會。參加出品的計有寶宗淦，陳震，熊定一等。但大半還都因爲這是個不大光彩的展覽罷，於是一個個作者都化名改姓。這就是一度引起民衆激憤而縱火未燃的「實報漫畫展」。所陳列的作品除頌讚

皇軍以外，便肆意的污辱我們的領袖。這展覽會是與「新民指導部」的「北京劇團」的公演於七·七一周年同時揭幕的。該劇團的領導者說來讀者會搖頭不信，事實上卻是中法教授陳綿及戲劇專家張鳴琦。

最近「東方文協」擬舉辦平津文化人赴日觀光團，代表何海鳴，張露微已經赴日籌備種種。今年三月的北平「朔風」上，便有張露微從日本鹿兒島寄來的稿子發表。

總之，平津的文化一部失節與一部正在進行腹地的嚴肅工作，恰成尖銳的對立。我們佩服前哨的刊前語：「現在我們應將羞辱和憤怒化做力量，而此力量去交付給戰鬥罷！打擊敵人！打擊內奸！他們活不長久的，因為勝利的春天和陽光已漸次走近了我們。」

庸報館參觀記

華北有張最大的漢奸報紙叫「庸報」，記者因為與該報主持人之一的何海鳴認識（他的筆名叫求幸福齋王）因此有機會到這個漢奸報館去參觀一次。

按照該報所載的館址，記者來到法租界藍牌電車道的「庸報館」推門入內，不料四顧無人，扣了一下「傳達室」的板門，半嚮才有個乾瘦的老年看守走出來，問道：

「你找誰？」

「找編輯部的何海鳴先生。」

「編輯部早就不在這裏了，這裏已經變成空房子。你去日租界宮島街山豐棧房去找吧！到那裏可以找到他的。」

記者別了老年看守，心裏很是納悶，於是急急地走到「山豐棧房」來了。這裏是一座不小的樓房，一共三層。門前沒有「庸報館」的牌額，只掛着那「山豐棧房」的銅牌子。有一個日本

警察在門前挺胸而立，記者上前問他：

「庸報社是這裏嗎？」

「對啦，你找誰？」

「何海鳴先生。」

「好，你叫什麼？」

我告訴他之後，他又吩咐門房的伙計打電話問何逆是否認識我，等何逆回覆之後，方准入內。「編輯部」原來是在二樓。

見了何逆，我便問他：

「爲什麼遷到這裏來了？」

「噯，你不知道，在法租界太危險了，常有些浮躁的青年投彈，一連七八次，毀了架切紙刀，還

炸傷了川口顧問，到今天他還躺在松崎醫院裏。」他感傷的搖搖頭，「好險，好險。」

這個奇怪的謎立刻在記者心里解開了。

記者隨手在何逆的編輯桌上拿起份「同盟社」的通訊稿，上面油印着：「荒鷲部隊昨襲重慶……當毀黨機八架。」油印的「八」字被紅筆勾掉了，改爲「十餘。」看罷就向他問道：

「你連通訊稿也加以刪改嗎？」

他笑笑，得意的一聳肩部：「你知道，日本的宣傳手法是別的國家應該仿效的，你覺得這有什麼不應該嗎？告訴你，一月前我由東京到大阪，每日新聞的山本君，他告訴我誇大宣傳在戰時不僅應該，而且必需。收買各國新聞記者尤其重要；在中國，日本每月出着不知多少萬元養着十幾個中國的記者……呵，很少有幾個國家沒有做爲日本心腹的記者的。日本肯花錢，對這層是不吝惜的呵。」

「那麼，同盟社通訊稿上的「八」架也不可靠了。」

他輕藐的望一下記者，笑了笑，然後給了我一個總的答覆。

「這是一定的新聞手法呀！」

看過編輯部，接着去參觀他們的「排字間。」「排字間」在地下室，一連八間，全體排字工人在忙着。巡視一遍過後，發現他們排的不單是「庸報」，還有什麼「日語播音講授教程」啦，「新民主義論文選萃」啦，「新民小學讀本」……之類。記者問何逆道：

「你們的排字工人真够忙呀！一天做幾小時的工呢？」

「早上六時到夜間三時，都要做工的，午間有兩小時的午睡，苦一點呀，他們每人每月管吃外給四元大洋。」說着，擺出一付高傲的樣子：「他們是受苦的命啊！」

走出「第八號」的「排字間」，迎面又發現一間如拳大的鐵鎖關緊着的「排字間」，記

者問：

「這裏面也做爲排字間的嗎？」

「對啦！這裏面是排印機密文件的，不准外人入內，工人都是事變後從各報館抓來的，日本憲兵隊不讓他們坐牢，要他們在這裏工作呢。」

「他們大小便怎麼辦呢？」

「裏面很大，有廁所的。」

「他們也有工錢嗎？」

「一樣的。」說罷，他看了下腕錶。

記者不便和他再多搭訕，就向他說了聲：「再來看你。」走出報館。

淪陷三年來的華北

照
補
加
三
成

每冊實價二角

外埠酌加運費

外埠

各大書局

代售處

兄弟圖書公司
各地生活書店

光明書局
上海四馬路

發行所

新
人
出
版
社

上海靜安寺路四四一號

發行人

陸
謹
生

著作人

張
煌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七日

112396